

# 从战争苦难体悟人性力量——《浑河儿女》

## 《浑河儿女》故事梗概

《浑河儿女》讲述的是发生在平西地区一个真实而又颇为传奇的故事。

主人公史新幼年时，父母相继被官霸惨害，与义父柳雄及义妹柳月儿，共度艰苦的岁月，结下了深情厚谊。他与柳月青梅竹马，结为夫妻并双双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

在一次惨烈的阻击战中，史新抱敌寇跳入山崖。柳月儿思夫携子，于一个偏僻的山村度日，历经磨难与放牛娃结下深情。

史新奇迹般地活过来，被抓到北海道为日军军矿做劳工。他同几名战友把日军的煤矿变为抗日的战场，在长达三年的斗争中，与日本劳工共同反抗矿霸的压迫。使中日两国劳工共同体验到爱与恨、情与仇的永恒！

日本劳工雄田健有一身采煤的本领，妻子被矿霸暴强致死，为能将他留在军矿做工，将其双胞胎的大女儿花枝子，作为人质送进了日本特工基地，随军入侵中国而被重用。但是，她骨子里流的是穷人的血，战争让她良心回归，终于投身抗日行列。

日军军矿迁徙之际，阴谋将矿山炸毁，将中日劳工葬身山腹。史新和日本劳工工破阴谋，将计就计，与日本群众一起举行暴动，歼灭了日军矿的矿霸和日本士兵。当史新从北海道回到村子里准备与妻子团圆之时，柳月儿却坐上了放牛娃的花轿，相互间展开了情感纠葛与悲欢离合的感人故事。

柳雄结识了永河县党组织负责人陈会中，自此加入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县武工队大队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地方党组织派出十几名武工队员到驻守卢沟桥的二十九军学习军事技术，恰逢“七七事变”，这些血性的男儿，帮助中国守军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二十九军撤离北平，教官排长刘洪吉伤愈后进入皇协军，成为武工队的内线。

柳家庄的大地主柳续宗横行乡里，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保安团长。平西军民的奋勇抗战，使日军恼羞成怒，偷袭南山村，将50余名老弱妇孺关在一间屋子里活活烧死，制造了震惊北平、华北的南山惨案。

国民党汤恩伯部被日军困于南口，卫立煌部三个师增援。但情报泄露，日军在平西沟崖口设伏截击。国军在久攻未果之时，得到地方群众支援，在八路军武工队的帮助下，粉碎了日军阴谋。作战勇敢的国军士兵王楞子受伤昏迷，误把支前的姑娘杜小兰当成已故的未过门媳妇，乃至造成误解而被逐，成为专杀日寇，不扰百姓的“山匪”。日军视山寨为心腹大患，重兵攻破后，王楞子受伤被杜小兰等人所救后，成为一名出色的武工队员。

日伪制造了烧死50余名老弱妇孺的南山惨案，大汉奸柳续宗被柳雄、史新除掉。在执行任务中，史新为报父仇，杀死了汉奸孙耀祖，却打乱了武工队计划，致使武

工队多人伤亡。史三受伤被俘捕，目睹战友被鬼子严刑拷打致死，软了骨头，在美色诱惑下成了叛徒。他出卖同志，致使柳雄惨烈牺牲，他亦得到可耻的下场。

《浑河儿女》是战争题材的故事，却并不完全是打打杀杀的场面，尽管不乏战斗场景，却更着眼于对人情、人性的描写。通过人物的悲欢离合，讲述战争的苦难与幸福，见证世间的善美与丑陋，烘托出人物的思想与情感。

《浑河儿女》结构宏大，人物众多，故事曲折，迭宕起伏，虽然不是纪实之作，却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京西抗战的真实，让人们记住这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李德禄/文

## 用心讲好家乡抗战的故事

### ——《浑河儿女》创作谈

京畿门头沟区是个革命老区。这里山高谷深，沟壑纵横，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东连京城，西通大漠，有“神京之右臂”之誉。在八年全面抗日战争中，京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有829名子弟兵和革命干部壮烈牺牲，近千名子弟兵负伤致残。老区人民为我正规部队输送了3446名战士；有1476人离家抗日到全国各地工作；在京西老区生活战斗过的60多名八路军指挥员，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军。

我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区斋堂人，我父亲就是一名火村抗日模范队队员。我从小是趴在炕头上，听着打日本鬼子的故事长大的，尽管我没有赶上那个年代，却被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所感动，对那些视死如归的英雄崇敬不已！

我已故的岳父高丰宽先生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不幸受伤致残。一次，他给我讲起在惨烈的阻击战中，他的同乡战友不幸受伤，被抓到日本北海道做劳工，有幸在三年后逃出魔掌，回国与家人团圆。但是，其妻误以为他已牺牲，在磨难中另结情缘。天将破晓，其妻梳妆待嫁，再有个把小时，她就要上花轿了。然而，她的丈夫回来了，夫妻破镜重圆，父子得以团聚。

这个颇为传奇的故事，诉说了战争的苦难与幸福，见证了世间的善美与丑陋；从其悬念丛生、转悲为喜中，看到了血与泪的凝

聚，听到了对侵略者罪行的控诉！这个故事，引起我极大的关注，给予我强烈地震撼！历史可以湮灭昔日的时光，却难以磨灭人们的记忆。历史从来没有割断，不会也不可能割断。这个发生在抗战斗争中的真实故事，我一直铭刻在心，一直想用小说的形式，使之跃然纸上，传承后世，让人们永远记住那段悲情壮烈的历史！然而，光阴荏苒，时间悄然滑过，诸多的客观，使这个故事的书写一直未能遂愿。

2002年，我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挂职，白日在草原上驰骋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那个久存于心的故事一直在脑际闪动。有了充裕的时间，便静心坐于灯下，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根据故事的原形与情节，我为小说定名为《中秋月》。然而，由于时间仓促，资料匮乏，《中秋月》仅10余万字便结尾了。尽管可以称其为一部小说，但毕竟只是一个轮廓，从结构到情节、从故事到语言，都不足以反映老区抗日斗争的恢弘壮烈。

随着战争的远离，那些悲壮惨烈的抗战往事，已渐渐从人们身边悄然流逝，许多

中年人已朦胧了抗战的概念，不少年轻人甚至对那段历史几近空白。为了清晰和牢记这段不可忘记的历史，我翻阅了岳思平著的《八路军》、宋波的《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门头沟区的党史资料、区政协的《门头沟文史》、《北京门头沟区军事志》等200余万字的资料。

在史料中我看到，当时积贫积弱，近乎一盘散沙的中国，与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强国抗争，注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中华民族在日寇铁蹄下的坚忍、在炮火硝烟中的挺立、在外侮面前的同仇敌忾，不仅使我在痛心中，昂然地感到自豪与骄傲！我更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书写了抗日战争这段长达八年之久的，浸透着民族血性和浴血抗争的伟大历史！

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过：“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打开门头沟区厚重的历史，京西人民在抗战中的贡献与牺牲；抵御外侮的悲壮与辉煌，这不正是京西人民的不朽传记吗？诚然，京西老区的抗战，仅仅是全国、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一个局部，但正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局部，才构成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全局，才在血与火中铸成了宏大的抗战史诗！

宝贵的史料，开阔了我的视野，更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曾访问过一些抗战老兵，面对他们满脸被时间刻下的皱纹，面对他们忆起峥嵘岁月的泪光，我似乎看到他们战火中的青春，似乎听到了他们战场上的呐喊！我岳父高丰宽就是一名抗战老兵，他童年时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暴行，懂得了无国难有家的道理，才毅然从军，投身于抗日战争的行列。全国千千万万的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妻子送郎当八路，父母送儿上战场，一寸山河一寸血，百万青年百万兵，凭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血性，凭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骨气，在鲜血与怒吼中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因此，我深深感到，对于家乡抗战的书写，实际是还原历史的重大工程；这不仅责任的担当，更是民族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因而，对于家乡抗战的故事，不仅要力求能讲、会讲，更要用心讲好！于是，我从

## 平西抗战历史的恢弘画卷

### ——读李德禄长篇小说《浑河儿女》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拜读李德禄的长篇小说《浑河儿女》，犹如重温平西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亲切之中蕴含着感动与震撼。

李德禄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是“老八区”的后代。上世纪70年代就认识了李德禄，但真正交往却在近两年。李德禄走出农村以后的工作生涯，基本都是党政岗位，但退休以后，他却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家乡父老面前。华丽转身肯定包含着诸多的艰辛与勤奋，还有对于文学的钟爱。几年来，他笔耕不辍，洋洋40多万字的《浑河儿女》便是他的新作。

门头沟是革命老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开创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平西人民具有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经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留下诸多无法磨灭的历史事件。李德禄的小说《浑河儿女》就是以平西抗战的历史史实为依据和基础，撷取了平西抗战历史中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又加以精心的剪裁、提炼和创作。这里面，既有开掘，也有融合，又有虚构；既有去粗取精，也有由此及彼。最终使《浑河儿女》的抗战比平西儿女的抗战，从环境到人物，从事件到情节，都更加典型，更加精彩，更加具有文学的特质。

环境是文学作品的基础和背景，文学作品离不开作家生活的环境，在多种情况下，作家生活的环境和作家笔下的环境是一致的。《浑河儿女》和任何文学作品一样，有着鲜明的环境特征和地域特色。《浑河儿女》将平西地域的特色幻化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集体记忆，幻化成一种地域符号或地域影像。这种非物质的地域影像在文学作品形成鲜明的地域性格。

李德禄生于斯长于斯，对于他笔下浑河流域的一切都非常熟悉。所以，他笔下《浑河儿女》生活战斗的场景和环境都鲜明生动，细致入微。这与作者的生活基础有着很大关系。尽管小说中的名字都发生了变化，但是，那莽莽苍苍的群山，那奔流不息的河流，那熙熙攘攘的古镇，那山洼里的小村

……甚至一片片的树林和庄稼地，都是那么的熟悉，到处都是京西的影子和印记。

特别是具有地域特色的生产生活习俗，更是其他地区不能替代的，犹如一个地区的灵魂。如王有通、王有达请柳雄选址开窑，开山祭窑神的一整套程序，对于窑神的传神描写，整个过程的详尽刻画，这些京西特有的煤业文化，如果不是对于地区文化有着透彻的了解，是绝对做不到的。从小孩子过家家娶新娘的游戏，到玩耍时唱的童谣；从农民上地干活带的水嘟噜，到收秋掐谷的手法；从吃的碴子粥，到喝的黄岑山茶和“高山顶”……所有的场景，一切的活法，让人读来都十分亲切。因为，这是嵌入京西人骨头里，永远无法改变的地域特征，这个特征支撑起文学作品中的整个地域形象。

文学是人学。没有人物，就没有小说。人物形象是小说作者刻意创造的核心内容，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小说《浑河儿女》中有众多人物，从田剑平、柳雄、陈会中、李江华，到史强、史钢、史新；从王有通、王有达、王楞子，到刘洪吉、孙胜、王金魁；从王小娥、柳月儿到小兰子；从酒井一郎、木村、小耀祖、柳续宗，到孙二寡妇、小翠、史三……等等。这些人物不论男女老幼，正反面，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作者都进行了从外貌到心理，从动作到语言，从言谈举止到音容笑貌、衣着服饰、心理活动等进行了精心的刻画，而且把这些刻画自然地放到各自的情节之中，对谁都不能冷淡。特别是出场较多的重要人物，更要精雕细

刻，使之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里所说的重要人物并非他们的身份高贵，而是指在作品里的分量，其中包括一些特点鲜明的小人物。看得出，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尽量克服脸谱化和程式化，而是尽量使这些人物都有各自的特点和生命特征，有各自的生活、性格和命运。特别是一些细节的描写，如王有通的被捕牺牲，柳雄与敌人同归于尽，王楞子与小兰子的误会，史三的无耻叛变过程，细节使人物更加丰满，更加有立体感。

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还尽量克服了过去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绝对化和政治化，也就是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不给人物任何的回味和想象余地的问题。特别可贵的是，小说《浑河儿女》中注重对于人性的描写，特别是对日本女谍花枝子的人性刻画，突破了许多小说、影视作品，几乎所有日本特务女谍都利用美色进行狡诈冒险的间谍活动，与正义不共戴天的面貌和结局，而是通过多次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和特定情节，来挖掘展现这个日本女谍灵魂中善良美好的人性元素，并且设置了一个与优秀的抗日青年史新相爱，与众不同的结局。

由于《浑河儿女》是在平西抗战史实的基础上创作的，许多人物和故事场景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小说中，我们看见了魏国元和他的“一元春药铺”，看见了崔显芳和第一党支部，看见了马栏村为救乡亲而牺牲的张兰珠等革命烈士和英雄，看到了“王家山事件”……甚至还有那些叛徒汉奸等反面人物，这里既有真实的影子，也有虚构的艺术。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浑河儿女》较为成功地编织了一系列故事，而且使这些故事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由于较好地塑造了各类人物，设置了重重叠叠的矛盾和冲突，使这些故事避免简单化，而是错综复杂，有主有次，并且联系得当，启承自然，转和顺畅。整部作品被很多故事串在一起，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在小说《浑河儿女》中，故事讲得很精彩。但小说中的故事，与一般意义上的故事有着很大的区别。小说中的所有故事都不是为了说事儿，而是为了说人，一切都是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来反映的；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要符合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特点；小说《浑河儿女》中的故事不是靠单人的叙述，而更多是靠描写。从场景到人物，从心理到行动，从环境到对话，作者下大力气，进行了大量的，详尽的，形象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故事不止是绘声绘色，而是能够从中看到一条无形的线，被众多不同特点的人物牵着。

所有文学作品的语言都很重要，小说也不例外。高尔基说过：“文学的基本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一切印象感觉以形态的语言。”小说《浑河儿女》可谓大部头之作，但通篇的小说语言却不紧不慢，不冗不赘，文字简洁紧凑，描摹形象到位，叙述自然得体。小说语言具有鲜明的时空感、独立性和形象性。

虽然小说的叙事可堪称宏大，但叙述语言顺畅，准确生动的描摹凸显浮雕感。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包括许许多多的对话，都充分显示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为人物的塑造起到关键作用。

特别是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带有京西特色的，生动的口语，不论对于塑造人物，叙述故事，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如：“咱一个粗人，死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你可真是毒蛇吞象，癞蛤蟆吃天，胃口也忒大了。”“一事不烦二主，我可不吃过水的面。”“我知道你是只铁公鸡，拔根毛都能带出火星子。”等等，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语言的口语化对于小说相当重要，会使读者有亲临其境之感。如果再将如此多的，具有京西地域特色的口语信手拈来，就更加为小说添彩。

在环境的描写方面，作者也下了功夫。因为到位并恰当地描写能为小说情节的铺垫、展开，人物性格及心理的刻画起到很好的作用。不仅如此，环境或景物地描写还能提高小说作品的审美价值，体现一种别样的诗情画意。因为，审美也是文学的重要功能。

如：“夕阳欲下，河边蒸腾起浅浅的水气。这是河的浅处，骄阳照射了一天，水温温的，清清的。河岸边长着水草，河湾处形成一片湖，水面如镜。”这是写柳月儿下河洗澡前的一段描写。这段描写看似只是轻描淡写的简单几笔，没有浓墨重彩，却恰到好处。读者即使不往下看，也会猜出在这清幽恬静的氛围中，将会有一山妙龄女子适时出现，并与此山此水融和在一起。因为，这是人物与情节的需要。并且，这段看似寥寥数笔的轻描淡写，不仅给人以视觉的感受，还有触觉的感受。“水温温的。”这种舒适的触感使读者都想下水了。

总之，李德禄的长篇小说《浑河儿女》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较好结合，是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年，献给京西老区抗战历史的一份厚礼。

马淑琴/文